

云过天空 ②

你过心 Flight To You
沐清雨 著

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CHONGCH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

云过天空 你过心 ①

沐清雨————— 著

目 录



第七章 谁都不及你金贵

001

世界之大，四面八方，相遇和相爱的概率低到如同人间奇迹。
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对我来说，是最了不起的礼物。
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，我愿用余生与你共指教。

第八章 时间也没有办法

071

世间所有人都在本能地回避死亡。但此生要经历的一百零八难，唯生、老、病、死无法跨越。那些注定要流逝的生命，连时间也没有办法挽留。
除了坚持不忘，除了把怀念停在心上，再不能做任何事。

第九章 不要传奇只要你

167

这是最好的时光，为了相爱，彼此都拼尽全力。
这是最好的爱情，今生与君初相识，似曾相识如故人。
任世界再大，时光漫长，分离在即，也要不顾一切地重逢，走过一场虚惊，发掘岁月之谜，牵你的手老去。用时间告诉你，这世间传奇无数，唯独一个你，是我此生不弃。

目 录



番外一 心头意，只是你 221

如果没有遇见顾南亭，程潇依然可以活得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，无须凭借谁的光。

偏偏命运的剧本里，给了他们在彼此的世界里作为主角出镜的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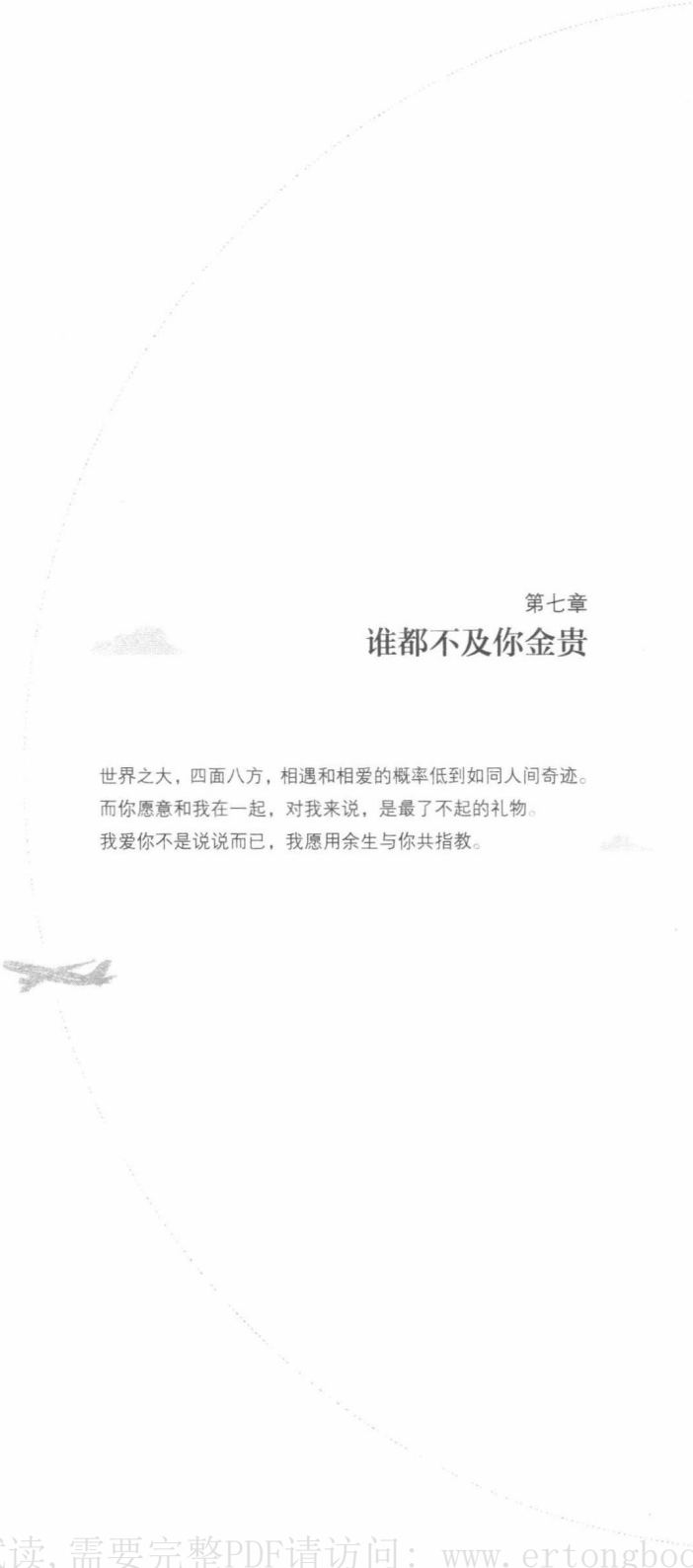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就这样拉开了帷幕——

番外二 “妃”比寻常的你 239

他们之间的回忆，没有什么能抹去。

结局如何，无损传奇。

后 记 灿烂恣意过人生 259



第七章

谁都不及你金贵

世界之大，四面八方，相遇和相爱的概率低到如同人间奇迹。

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对我来说，是最了不起的礼物。

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，我愿用余生与你共指教。

中南航空的飞机遭雷击这么大的事，别说业内，整个G市几乎无人不知。而机组人员为确保乘客安全做出的紧急撤离决定，令乘客无一损伤，为中南航空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。该航班的乘客自发组织给中南航空送去两面锦旗，一面是给公司的，一面则是给程潇的。

而正常情况下，飞机损坏维修期间，是无法运行航班，要停场的，或者把原本这架飞机执行的班次改在晚上，就是等别的飞机飞完检修过后再飞。因为停一天场，对于航空公司而言，损失很大。

然而，除了雷击当晚导致机场大面积延误外，次日，中南航空竟然调来了接班的飞机，确保了航班正常运行，有力地向外界证明了中南的实力。

顾南亭在此时推出特色包机及旅游专机服务，不仅吸引来为数众多的合作伙伴，也让中南航空成了国人首选的值得信任的航空公司，没有之一。

乔其诺根据最新签订的合作合同以及雷击事件过后，机票及广告方面的收益初步计算了下，不禁感慨：“你这伤受得值，帮顾总赚了个盆满钵满。”

对于顾南亭又成了最终受益方这种事，程潇毫不吝啬地夸奖：“是我爷们儿懂得把握时机。”

乔其诺简直受不了她：“恩爱这么秀下去，敬业如我都要罢工了好吗？”

程潇表现出小苦恼的样子：“可我已经努力控制体内的洪荒之力了啊。”

乔其诺却忽然想到什么：“你是不是控制错了，怎么我觉得顾总没有被正名的兴奋，反而一副焦虑烦躁的样子？”

“那很正常。”程潇盘腿坐在病床上，小心地扭了扭腰，“因为我没告诉他。”

“没告诉他？”乔其诺惊讶到不得不再确认一遍，“没告诉你你已经愿意和他一起虐单身狗了？”见程潇点头，他一拍脑门，“顾总为什么会喜欢你这么能折腾的女人！”

程潇笑得没心没肺：“家庭和睦，事业有成，爱情再过于顺利的话，我怕他骄傲。”

作为顾南亭的真爱粉，乔其诺控制不住地骂她：“神经病！”

程厚臣和肖妃在这时来到病房门口，两人闻言对视一眼，默契地微微蹙起眉头。

乔其诺作为男人，当然不可能像夏至一样对他们撒娇，忙端正了态度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“老爹，干妈。”

程厚臣瞪他一眼：“听说你也去给姓顾的卖命了？”

乔其诺毫不脸红地鬼扯：“还不是为了看着您的两个宝贝闺女，您知道，她们俩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”

程厚臣抬手，作势要给他一下子：“狗屁！”

乔其诺立即向肖妃求救：“干妈！”

肖妃适时出手：“你是来看女儿的还是来教训人的，分不清重点吗？”然后走过来，抬手戳程潇的脑门，“看你以后还有脸说我先斩后奏！”

程厚臣也改而骂程潇：“作到医院来了吧，还瞒着我！娘俩一个德行。”

程潇恨铁不成钢地腹诽：我娘在这儿呢，你能不能会说话点！

肖妃已经开腔表达不满了：“要不怎么是娘俩呢！你有意见？可以

登报和我们脱离关系啊。”

程潇有心提醒她娘：你已经和人家脱离关系了。但以防两人因此吵起来，她拍拍身边的位置示意爹娘坐，才说：“要是我受伤那天你们就来，肯定把医药费全包了，还要给我请护工什么的。你说这些钱明明是该公司出的，何必让你们掏腰包？现在这样多好，VIP病房住着，多舒服……是是是，你们不差钱，但我是工伤啊，怎么能便宜了顾南亭呢？”

这话说的一——乔其诺朝程潇竖大拇指。

程潇则给他递了个眼色，乔其诺看看时间，明白了，以隐身不可见的状态悄然离开了病房。

却还是阻止不了按时过来陪护的顾南亭。

听闻程潇的父母都来了，他直奔病房而来。

乔其诺只好给程潇发信息：“我尽力了。”

程潇没来得及回复，顾南亭已经出现了。见到程厚臣，他恭敬有礼地称呼：“程总。”然后转向肖妃，真诚而抱歉地说，“伯母，让您担心了，是我没照顾好程程。”

见到他，程厚臣的火气顿时就来了，他劈头盖脸地骂：“我女儿遭的罪是你一句抱歉就能抵消的吗？那种天气还让她飞，你长没长心？不是说喜欢她嘛，就是这么喜欢的，连她的人身安全都不顾？”

顾南亭没多解释一句，只认错：“是我考虑不周。”

肖妃的态度则截然不同。面对彬彬有礼、气宇轩昂的年轻人，她问：“你是？”

程潇抢在顾南亭开口前说：“我老板，顾总。”

顾南亭看向她的目光有些许责备之意。程潇懂他的心思，她安抚似的朝他眨了下眼睛。那媚眼如丝的模样分分钟取悦了顾南亭，他立即对肖妃补充道：“伯母叫我南亭就行。”

肖妃不动声色地打量他，微微一笑：“之前没听程程提过你。之后，或许你会成为伯母家的常客？”

顾南亭心里有种被接受的兴奋，他表示：“您不觉打扰的话，南亭当然求之不得。”

肖妃适时发出邀请：“有空多和程程来。”

妻子如此容易就让顾南亭过关，程厚臣心下不满，他插话进来：“人家顾总日理万机，哪有工夫去看你。”

外人面前，肖妃对程前夫也不客气，她回敬道：“听说程总也是宵衣旰食，不也有时间出现在这儿吗？”

程厚臣反驳：“我怎么样？我是来看女儿的！”

肖妃哼他一声：“你确定是来看望她的，而不是来给她添堵的吗？”

于是，两人又是一番唇枪舌战，最后程厚臣被肖妃的一句“有空在这儿和我辩论，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去陪红颜知己”气得先走了。

对此，程潇只能无奈又无所谓地对顾南亭说：“如果不是隐瞒了我住院的事，他们那晚会比今天吵得更凶。”

“吵架他永远不是我的对手。”肖妃看向顾南亭，神色认真地说，“无论我和你程伯父相处得怎么样，都不影响我们爱程程。”

这是在提醒顾南亭，你给我好好待我女儿！顾南亭领悟力极强，当即表态：“伯母放心，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善待程程。”

等顾南亭把肖妃送走，程潇说：“怎么样，我们一家人都挺奇葩吧。”

顾南亭笑：“都很直率可爱，我喜欢。”

程潇一副“你有病吧”的表情：“是被我传染了才变得口是心非吗？还是本质就是如此？”

顾南亭宠爱地摸摸她的头，笑言：“应该是近墨者黑。”

程潇出院当天，也就是决定去A市的前一天，顾南亭亲自去了一

趟大唐集团。大唐此时还是老邢总邢业当家做主，邢唐担当什么职位，顾南亭不清楚。所以，他只能对前台亮出自己的身份，然后问：“邢唐在吗？”

尽管大唐与航空公司没有业务往来，但前台得知他是中南的副总，也不敢怠慢，电话证实过后回答：“邢经理出差去 A 市了，不在公司。”

邢唐果然是去了 A 市。顾南亭几乎预见了赫饶经历双十案的痛苦，他站在大唐富丽堂皇的接待大厅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次日，顾南亭接了程潇一起去机场，候机的时间里，他给冯晋骁打去电话：“能否帮我一个忙？”

此时，冯晋骁已经和顺利升入大学的萧语珩确立了恋爱关系，此时舅舅有事相求，他当然不会拒绝：“你说。”

如同没有斟酌好措辞，顾南亭欲言又止。

冯晋骁意识到事态严重，急问：“是程潇有危险？需要我派人保护她吗？”

顾南亭终于找到突破口，他说：“是赫饶。”

“赫饶？”冯晋骁对那个身手不错的警校在读女孩子印象深刻，“她怎么了？”

顾南亭想了想：“冯晋骁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如果你愿意帮这个忙，就派两个身手好的人从现在起 24 小时跟着赫饶，直到 11 号为止。如果不愿意，权当我没打过这通电话。”

冯晋骁不明原委，但因为对方是顾南亭，他说：“我亲自带人去。”

顾南亭不胜感激。

程潇明显感觉到顾南亭的压抑克制。从前两人碰到一起，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会找机会撩她几句。现在两人没有飞行任务相携去 A 市，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沉默。但他不愿说，程潇也不会问，她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缓解他的情绪。

程潇在乘务发放饮料时间：“你是因为我们初遇那天被咖啡泼了一身才讨厌我喝咖啡？”

顾南亭皱眉：“不是。”

面对他的惜字如金，程潇在发餐时又问：“我们公司的机餐比以前改善很多，你怎么不奖励我的直言进谏？”

顾南亭回答她：“头等舱的餐食本来就比经济舱的丰富。”

对啊，忽略这个问题了。程潇边用餐边说：“雷击事件之前我把祁玉欺负了，不会因为这个我才受伤的吧？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吗？”

顾南亭完全不觉得她话多烦，反而拿纸巾帮她擦了擦嘴角：“如果不是你劝说乘客快速离机，还强行把五名乘务赶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相比你维护的144条生命，一千万的飞机维修费用根本不值一提。程程，我很抱歉那个时候不在你身边，什么都不能为你做。我也很感谢你，通过这次事件，公司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，反而赢得了安全企业的称号。你应该明白，作为航空公司，这个称号有多珍贵。”

“作为功臣，我怎么没有得到奖励？”程潇一脸无害的笑，“磕晕的那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死了。后来时明一直叫我去，我还在想，没死的话穿越也不错。现在电视剧和小说不是有那样的情节吗，女主角因为意外撞击穿越到古代，各种开挂。当时我还后悔，该戴些金银细软在身上的，免得穿到穷人身上穷死在古代。你知道，我可是被富养长大的。”

对于她在受伤时如此丰富的内心戏，顾南亭忍不住笑了：“我都没发现你脑洞这么大。”他说着把她吃完的餐盒收好递给乘务，然后为她调整了下靠背，盖上薄毯，“我没事，只是在思考解决办法，尽力让事情的发展不要太糟，别担心。”

程潇闭上眼睛：“我也说累了，眯一会儿。”

越相处越发现，在尖锐的外表下，她的内心是善解人意的。顾南亭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，程潇回握。

萧熠来接机。见两人牵着手从出口走来，他笑言：“我应该对二位说恭喜吗？”

面对他的调侃，程潇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先随礼我们也不介意。”

萧熠向顾南亭讨教：“别吃独食，分享下秘诀。”

程潇的腰还不能做剧烈运动，顾南亭体贴地扶她坐上后座，才回应：“你问错人了，程潇才更了解女孩子的心思。”

程潇说：“萧总不怕我的招数把你心上人吓跑的话，等会儿请我喝酒吧。”

顾南亭当真了，他提醒：“你不能喝酒！”

程潇啧一声：“你喝呗。”

到了餐厅，萧熠说：“等会儿赫饶过来，我约了她一起吃晚饭。”趁程潇去洗手间的空当，他对顾南亭说，“这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和赫饶见面，即便不见面也通电话，她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……再这么下去，估计要有人误会我在追她了。”

她那么倔强坚强的人，在你面前当然不会表现出任何异样。顾南亭点了一根烟，想到程潇，又掐了：“被误会总比事后悔强。”

萧熠没再反驳什么，只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赫饶去做家教了，下课后直接赶来赴约。

她落座后，顾南亭给冯晋骁发了条信息，问：“你在外面？”

冯晋骁的回复来得很快，他说：“做你要做的事，不用顾虑我。”

顾南亭在心里感激冯晋骁。

和萧熠表述的差不多，赫饶眉眼间流露出的喜悦之意似乎昭示她最近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见程潇和她聊起来，顾南亭适时说：“程程，和赫饶互换下号码，以后你再飞A市，也有朋友聊天。”

“上次换过了。”程潇批评他，“等你提醒，黄花菜都凉了。”

赫饶也说：“我一直在等程潇过来，结果她好几个月都没飞A市。”

顾南亭故作随意地问：“赫饶你最近好吗？家里怎么样？”

就两人的交情而言，他这样问难免给人唐突之感，但赫饶还是回答：“都挺好的。”看到顾南亭隐约透出担忧的神色，她说，“谢谢顾总关心。”

顾南亭没有立场问太多。而他也确实不知道该问些什么，因为对于双十案前后一段时间里，赫饶身上还发生过什么事，他并不清楚。就连双十案的细节，他所知也不多，只知道，赫饶的大伯和伯母在这一天遭人谋杀，而她为了保护怀孕的姐姐赫然身中五枪，而赫然被人强暴了。是邢唐及时赶到，把她们姐妹送到了医院。

此时，顾南亭很后悔为什么没在七年后双十案告破时，向冯晋骁更多地了解案件的细节。而十月九日这一晚，他只能尽自己所能尽量安排：“赫饶，你明天能来酒店陪一下程潇吗？我有工作需要外出。”

程潇敏感地发现顾南亭待赫饶的不同，但她没有拒绝他的安排，也对赫饶说：“我腰没完全好，不能出去乱逛，劳烦你照顾一下？”

第二天正好是周日，赫饶没课，她一口答应下来：“好的。”

寂静的夜里，顾南亭辗转难眠。在萧熠安排的套房里，他或坐或站在窗前，注视着万家灯火，毫无睡意。直到凌晨，程潇清楚地记得他轻手轻脚地走进里间她住的房间，给她盖了六次被。最后一次，程潇终于忍不住问：“顾南亭，你认床吗？”

顾南亭给她掖被角的手一顿，抱歉地说：“吵醒你了吧？”

程潇在黑暗中坐起来，握住他的手：“或者是对我有非分之想？”

此时此刻，顾南亭哪有这份心思。但程潇对他的信任，他感觉到了。他坐在床边，轻轻地把程潇拥进怀里：“我确实想过无数次，拥你入眠。但不是这个时候，也不是在这里。”

程潇伸手回抱他，脸颊贴在他颈窝：“是罗永盯上我了吗？我们从餐厅出来时，我好像看见冯晋骁了。是你和他联系的吧？让赫饶明天过来，是为了保护我？”

聪明敏感如她，竟然想到了这一层。顾南亭意识到，这个误会也很巧妙，他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你明天就乖乖地和赫饶在一起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男人去做。”

程潇居然说：“我伤了腰，也不能拎酒瓶子保护你了，你自己小心。”

顾南亭笑，语气温柔地答应：“好。”

然而，十月十日这一天，平静得和以往任何一天一样，什么都没发生。顾南亭肯定自己没有记错时间，为免出现意外，他让程潇当晚找借口把赫饶留在酒店住，自己则和萧熠在隔壁房间。

结果却是，这一晚，除了程潇和赫饶、顾南亭和萧熠、冯晋骁和他的两名手下又是彻夜未眠外，所有人相安无事。

该高兴的，因为赫饶平安。可顾南亭参考萧语珩晚去古城半个月依然遇见了冯晋骁的事实，怎么都放心不下。

随后一周，赫饶一如平常地白天上课训练，晚上做家教赚钱。

顾南亭没有继续留下的理由，准备带程潇回G市。冯晋骁和萧熠默契地没有多问什么，对于他莫名的安排也没有表示责怪，反而承诺：会尽可能地照顾赫饶。

回到G市，程潇复飞，顾南亭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之中。两人还是保持只要程潇从航线上下来，顾南亭再忙也会去接机的状态。但他明显焦虑的情绪，一直持续到十一月。

在此之前，林一成的机组始终避开了A市这条航线。直到十一月十一日这天，原本要飞A市的林子继被延误在了S市无法及时返回。为了确保航班正常，他有意让备飞的林一成替飞。想到顾南亭曾明令禁止

程潇飞 A 市，他只好电话请示。

如果当时林一成不是正好在宿舍，如果不是当天多地因突然降雪延误了很多航班，接连调换了几个机组，顾南亭一定不会安排他替飞。结果因为这一系列如果，林一成临时受命飞一趟 A 市。

程潇作为林一成标准的副驾驶配备当然要一起去。顾南亭在飞机起飞前五分钟赶到机场，登上了该航班。

担心程潇有危险。

晚上十点整，飞机准时降落在 A 市机场。去往酒店的机组车上，顾南亭照例坐在程潇身边。见她一直盯着手机，他不解：“在等谁的电话？”

程潇又重拨了一遍，依然无人接听，她略显失望地说：“赫饶。我在起飞前给她发过信息，难得飞来一趟，想约她见个面。”

顾南亭的脸色陡然一变，他几乎是立刻打给萧熠。

电话很快被接起，萧熠问：“什么事？长话短说，我在开会。”

“开会？”顾南亭以命令的口吻说，“去警校看看赫饶在不在。”

萧熠说：“大哥，我在 M 国。”

他不在 A 市！他怎么可以不在 A 市！

顾南亭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：“把你知道的赫饶亲戚朋友的号码都发给我，马上。”

萧熠有点蒙：“她的亲戚朋友，我都不认识啊。”

顾南亭险些控制不住摔了手机：“把贺熹的号码给我。”

“行。”萧熠听出他语气不对，安慰道，“我记得你说的话，走之前安排了沈明悉照看她呢，白天他们还通过电话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沈明悉是萧熠的属下，但那个人，怎么值得信任？

顾南亭回敬他：“我我妈想揍你！”

整个机组车都感受到了他的火气，没人敢说一句话。唯有程潇意识到可能是赫饶有麻烦，她说：“你先打给贺熹问问，我让冯晋骁去警校。”

顾南亭却先打给乔其诺，也不管现在是不是深夜，直接吩咐道：“查一下大唐邢唐的联系方式，越快越好。”

当机组车停在酒店门口时，贺熹的电话也通了，她说：“赫饶回她大伯家了，晚上应该不回来，她大伯家的地址是……”

顾南亭开着机组车风驰电掣地赶到赫饶大伯家楼下，看到漆黑一片的窗口时，他祈祷他们只是关灯休息了。冯晋骁在此时赶到，身后跟着两名刑警。

当他们把枪拿出来时，程潇下意识握住了顾南亭的手。

顾南亭不想让她上楼，又不敢让她一个人留在楼下。

赫大伯家住在五楼，随着没人应门的时间持续加长，程潇感觉到顾南亭的手竟然在颤抖。当顾南亭用已然不稳的声音对冯晋骁说：“破门吧。”程潇已经不敢想象里面的情况。

房门一打开，程潇就敏感地嗅到一股血腥的味道。开灯前一秒，顾南亭用手挡住了她的眼睛，然后用力地把她扣进怀里。

一室狼藉，满地鲜血，赫大伯夫妇已经没了呼吸。

他们对于顾南亭而言只是陌生人，但是，面对他们的惨死，顾南亭眼眶湿热得只要一眨，眼泪就会掉下来。他把程潇带出来，在她看见前抬手抹了把脸，翻看乔其诺发来的信息，几乎是抖着手给邢唐打电话。

他那样一个男人，冷静、沉稳、睿智，程潇从未见他像现在这样失态过。她仰头看向没有星星的漆黑的夜空，竭力压抑住眼泪。

邢唐却不接电话。顾南亭猜到他应该是赶去帮赫饶，正因为知道才更急，他如同和自己生气似的低吼：“接电话！”

电话还是被挂断了。然后，顾南亭把自己的手机啪地摔向机组车车身。

程潇没有劝他，她转而打给乔其诺：“给邢唐发信息，说我们为赫饶而来。”

果然有效。她才挂了电话不久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，说：“我是邢唐。”

邢唐此时正赶往位于西城一处偏僻的旧城改造区，赫饶未婚先孕的姐姐赫然住在那里。赫饶之前给邢唐发信息，让他过去看看。然后，她的手机就打不通了。

顾南亭来不及告诉他赫大伯夫妇已经遇害，和冯晋骁及程潇争分夺秒地赶过去。

进入西城范围，顾南亭突然要求：“警笛打开，越大声越好。”

冯晋骁照做。

刺耳的警鸣声中，他们先到。狭窄的巷子，车开不进去，三个人就下车跑进院子。冯晋骁第一个冲进去，他看见赫饶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，而跪坐在她旁边的女人哭得不能自己。冯晋骁去探赫饶的鼻息，确认还有呼吸，他抱起赫饶就往外走，同时喊顾南亭：“开车。”

程潇则扶起赫然，跟上两个男人的步伐上了车。

邢唐也到了，和他们一起赶往医院。

路上，程潇脱下外衣裹在赫然身上，问出男人们不敢问的话：“你没事吧，还好吗？”

赫然抱着赫饶，语无伦次地一遍遍说：“饶饶替我挡了枪，是我害了她，都怪我……”

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除了警鸣声的逼近让歹徒放弃了侮辱赫然，没有任何改变。

当赫饶被推进抢救室时，冯晋骁开始部署工作，程潇去给赫饶输血，顾南亭才想起来，今天是农历的十月初十。

双十案竟然是这样得来的！他倚着墙，颓然地滑坐到地上。

那一晚，A市下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。大雪下了整夜，雪花纷纷